



洋眼看中国

*The Land of
Blue Gown*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Archibald Little

[英] 阿绮波德·立德 著
陈美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洋眼看中国

*The Land of
Blue Gown*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英] 阿伦波德·伍德 著
陈奕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英] 阿绮波德·立德著; 陈美锦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6

ISBN 978-7-5426-6687-1

I. 穿…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9679 号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著 者 / [英] 阿绮波德·立德

译 者 / 陈美锦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肖 瑶

装帧设计 / **meti** 灵动视线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印 刷 /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61 千字

印 张 / 14.5

ISBN 978-7-5426-6687-1/K · 530

定 价: 39.80 元



译者前言 >>>

在崇尚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缠足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女性还在饱受缠足带来的折磨。康熙帝曾经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些满族女子也仿效汉族女人缠足。

中国女性最终能够从缠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一位西方女子，她就是阿绮波德·立德夫人（1845—1926）。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19世纪80年代中期，她穿着高跟鞋，提着装有精美的咖啡杯、雅致的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从英国坐船来到中国，追随经商的丈夫到处游历，一边游历一边用文字将她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

游历期间，立德夫人目睹了中国女人缠足的痛苦。在她看来，强行裹成的小脚不但毫无美感可言，而且致使无数中国女人失去健全的双脚，甚至夺走了一些幼女的生命，这让同样身为女人但拥有自我的她痛惜不已。可是，中国女人一向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敢说出一个“不”字，于是愤怒的立德夫人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妇女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和他的母亲一样。自从缠足在中国盛行之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世景仰的男人。人

们不禁大声呼喊：‘他在哪里？’”从此以后，立德夫人开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废除缠足陋习的活动中。19世纪90年代末期，她在中国南方成立了“天足会”，到处宣传缠足的危害，号召中国人不再缠足。

在汉口的剧院里，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请官员来听立德夫人演讲。官员虽然大驾光临了，却很不情愿，因为他们觉得，由一个外国女人来跟他们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话题是不可思议的。政府官员的威慑力吓得立德夫人的翻译临阵退缩，幸亏一位会说中文的传教士及时赶来救场，演讲才得以进行。这次经历让立德夫人意识到了权威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她想办法取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并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题字悬挂在会场里，果然很有效果。不仅如此，立德夫人还通过一位西医联系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试图请他也题字支持天足运动。她说：“我不忍心看小女孩们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李鸿章回答：“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要裹脚？不，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立德夫人灵机一动，请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写点东西，权当他是认可天足运动的。李鸿章最终同意了，却说：“你知道，如果妇女都不裹脚了，那么她们就会变得像男人一样强壮，她们会合力推翻朝廷的。”此后每次演讲，立德夫人都会展李鸿章的题词，确实极有分量。

立德夫人就这样取得了中国官方的支持。为了推广天足运动，她在几年时间里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克服重重困难，唤醒无数的缠足妇女，使她们大胆地扔掉了裹脚布，甚至影响到慈禧太后，使慈禧太后下达了让官员劝止缠足的诏令。

当然了，缠足陋习得以废除，并非立德夫人一人之功，书中对西方人的作用也有所夸大。不过，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子，原

本可以像其他在中国游历的外国女人一样过平淡、闲适的生活，她却因为不忍心看中国女人继续忍受缠足之苦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实在难能可贵。当时的福州道台对她说：“中国以前只有一个观音菩萨，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这应该是对立德夫人这一行为的最高评价吧。

本书是立德夫人在中国的游记作品，初版于1901年，以后多次再版。书中除了讲述反对缠足的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作者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捕捉了一些被历史遗漏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读。其中，作者面对彼时中国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故而某些看法略嫌偏颇，如谈到传教士的作用时，便明显带有“救世主”的意味。

为了完整、准确地反映原著的风采，此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中华书局和金城出版社的译本，在此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瑕疵，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 译者前言 / 1
- 第一章 首访北京 / 1
- 第二章 从引航镇到大沽口 / 9
- 第三章 烟台八月 / 14
- 第四章 上海的城墙 / 22
- 第五章 上海 / 27
- 第六章 乡村中国 / 34
- 第七章 春日宁波 / 41
- 第八章 九月的芜湖 / 53
- 第九章 龙王洞和龙丘之行 / 58
- 第十章 阎王爷的府邸——丰都 / 65
- 第十一章 传教士的穷日子 / 70
- 第十二章 在重庆农村的生活 / 82
- 第十三章 西南地区的排外暴动 / 135
- 第十四章 心惊胆战 / 146
- 第十五章 温塘 / 154

- 第十六章 艰苦的进藏之路 / 160
- 第十七章 布置餐桌比赛 / 171
- 第十八章 传教士的职责 / 176
- 第十九章 反对裹脚运动（一） / 185
- 第二十章 反对裹脚行动（二） / 201

第一章 首访北京

从北京归来，我一直在想，北京城真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地方。

天津再次映入眼帘时，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显得尤为醒目。同欧洲相比，这铁路和火车头都太古老了，让人有种穿越了好几个世纪的感觉。仅仅三天前，我们还是骑着马出的北京城呢！伴着刺耳的汽笛声，天津的铁匠们正起劲儿地打着铁。河堤上，赶着驴和马的水兵慢慢走着。领事馆门外，停着一艘军舰，上面插着英国皇家快艇中队的舰旗。

记得三天前我们离开北京时，行李是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的。空气中弥漫的气味，让我们觉得此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肮脏。北京公共卫生的管理糟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前几天城门外那几个新弄的化粪池是仅有的卫生设施，下水道就更没有了。我闻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心想，北京到底是大都市还是小乡村呢？真令人疑惑。不过化粪池的出现，已经让我们心里觉得有些安慰了，毕竟这是改变

城市面貌的新举措。

我很讨厌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这些伦敦来的新事物，所以，去北京旅行，让我和那些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异常兴奋。奎宁虽然治病很灵，吃起来却苦得很；北京虽然有效调整了我们的心境，却也给人带来了不少苦恼。

帝王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站在汉白玉桥附近，或者在煤山上都能看到。当然，北京令人为之惊叹的东西还有牌楼、亭子、一尘不染的空气……一切都在阳光的沐浴下变得更加美丽，连泥墙也不例外。牌楼上的深蓝、嫩绿、朱红，与盘在上面的金色长龙显得分外和谐。

在西方，只有男人才穿长裤，而中国妇女几百年来都在穿。她们只有旗袍，没有裙子。我们跟这些最温顺的男人、女人走在一起，深刻感受到他们是如此驯服，时刻准备着，为那些乘坐八抬大轿的大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

我们乘船沿着白河慢慢往下游走，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道台的脸色很不好，白中带灰，而且面无表情，吸烟很凶，一句话也没跟我们说过。就宦官世家的人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羸弱的一个。如果不努力提醒自己，我们就经常会忘记这位乘船同行的人是位即将走马上任的官员。

事物的外表往往受到人们的重视，可我们却没有见过北京大考场的样子。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就要开始了，在这种考试中，中国的男人们全力以赴地冲杀着。成功的，会得到高官厚禄，即使去世也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的名字会被深深地刻在大石碑上，受人瞻仰。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就是这里的考场了，即使中国最

出色的男人凭它建立了功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从毁灭人性的角度来说，就算是意大利的古罗马也没法跟它相比。

据说意大利异教的庙宇，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了，可是，回想我走进时的情形，感觉同北京比起来，它的宗教仪式应该算是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年在围城之前，北京的庙宇都要举行至少两次盛大的仪式。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的情形，比不上阿波罗和丘比特在欧洲那么受欢迎。因为我从没见过中国其他地方举行宗教仪式，即使小规模的也没见过。

大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极为珍视和敬仰佛教、道教、儒教吧？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点。因为，宗教在中国留下的痕迹只有庙宇与神像。假如宗教的象征只是庙宇和圣像，那么古罗马得有多少种宗教呢？我曾给来伦敦的外国人做导游，去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它是前英国国会的所在地，英国国会包括两部分：长老院〔即上院〕和平民院〔即下院〕）。

我们当时正赶上平民院的一些议员做祈祷，那种庄重和肃穆的感觉，深深感染了外国客人，尽管他们并不信基督。有一位女游客来自德国，性格很活泼，上前小声问道：“我们能用小望远镜看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吗？”而在孔庙，谁会因为用不用望远镜而犹豫不决呢？后来我们又准备去长老院参观，却被拒绝了，因为议院的长老还没做祈祷，所以里面的情形不得而知。一位警察告诉我们，祈祷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窥探里面的情形。一位瑞典教授很认真地问：“每天都会做这样的祈祷吗？每一天吗？假如是真的，我只能说，我对英国的印象是——奇妙。”

中国人最令我感到吃惊的一点，是漠视法规，而这点也开始显

现在住在这里的欧洲人身上。这充分证明，漠视是多么符合人性。举个例子来说，我能听到一个住在中国的西方妇女，随便将野餐时间改到星期日。我这一生去过很多国家，基本是在国外度过，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对于住在中国的人来说，星期天用来野餐已经约定俗成，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她们还会辩解道：“星期天就是用来放松休闲的。”如果在伦敦或雾气腾腾的利物浦听到这句话，结果会怎样呢？

教堂在欧洲的文明国度里随处都能见到，而中国则没有几座。我经常想起一位海关检察官说的话：“人们都说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是英国人的功劳，而实际上英国人放弃基督教倒是中国人的功劳。”北京城像个大旅馆，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些人呢？满族人曾经把它征服，结果却臣服于它。举目四望，发现周围的一切既让人感到无奈，又令人厌恶。这样的北京真是可怕！

有人告诉我，中国人对很多事都很麻木、冷漠，只对钱感兴趣。他们经常讨论钱的问题，而且只有这一个话题。不过，我想问，欧洲人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钱，还有别的吗？那些传教士们被派往中国，口中默念着“钱财是万恶之源”，实际上也没有离开过赚钱吧？

北京有很多美丽的花园，里面的鲜花五颜六色。我们从公园门口经过的时候，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手上都抱着一大捧晚香玉。前门（即正门）的周围香气四溢，那是一些小树散发出来的，它们正排得整整齐齐地等待出售。中国人很偏爱香味非常浓厚的花，且对花的欣赏似乎只停留在香气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是幸运的，

他们只对让他们心情好的味道有反应，而对那些气味不好的花连看都不看。

北京到处都是树木，根本不像人口众多的城市，而像一个大公园，尤其是站在城墙上面对看，感觉更是如此。每个宫殿的院子里都至少有一棵树，庭院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被树占满，就连宫殿外面也耸立着一排排苍翠茂盛的树木。大概古时候的北京真的像它所规划的那样，如果我能看到那时候的北京，肯定会赞叹它的雄伟，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和它相比。站在钟楼或鼓楼上向对面望去，就可以感受到北京城宏大的规模。同时可以看出，它的透视和布局也很讲究，既有细致的装点，又彼此保持着完美的距离。钟楼上的阳台，单看很普通，可从整体上来看，却是再壮观不过的了。

蒙古人出色的地方，恰恰是英国人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英国的法院和新帝国学院，若是忽必烈肯定会拒绝在当初的选址文件上签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宏伟与壮观，都不能同北京相比。作为历史遗迹，北京非常吸引人。住在威严的宫殿里，随身而伴的往往是奢华，但不一定是舒适。他们几乎想不起来走到外面去，每每外出，必定贴身带着不止一排侍卫。这些侍卫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子不被百姓的浊气污染，每次都会将路上的人全部赶走。或许那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善良的女子们，坐着轿子经过的时候，会偷偷掀开轿帘，遗憾而充满同情地看看普通百姓吧？

这些老百姓的思想保守而落后，尽管身体残缺、生着脓疮、衣服破烂得仅能遮盖，却抵触任何能改变命运的努力。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流窜着好吃懒做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很多都是大人物家里的食客，专门为大人物叫嚣打架。这些大人物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树木，

它们在深宅大院过的是遮风挡雨的生活，可大人物早晚会对它们由怜惜变成漠视甚至厌恶。有时我会大街上看到笑意盈盈的满族女子，她们坐在马车上，长相很清秀。就那样宁静而面带善意地欣赏着这个城市和它的街道，如同欣赏那些中世纪或世界历史当中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与他的继承者，是否在这个城市的清洁与管理问题上动过脑筋，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北京这座城市已经变得破破烂烂，设计上的完美与雄浑，丝毫改变不了它留给我的感觉——遗憾。

我的这种遗憾，在回通州的路上一点点升级，最终由感慨变成了愤怒。通州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混乱极了。路面凹凸不平，全是乱七八糟的车辙印，马车走在上面不停地颠来颠去，就像浪尖上的孤舟。马和骡子拉得费劲，赶车的汉子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在后面推得也费劲。即使这样，车轮前进得也很勉强。一年又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拼命地挣扎着，把沉重的马车从那些本不该存在的车辙里推出来，不顾生死。我为此感到悲哀，这种简单而原始的工作居然让这些强壮的劳动力来做。我们都知道体力劳动有多么高尚，可也该得到恰当的运用，而不该随便消耗掉。

真该修修路了！到时候通州的路好走了，汉子们同样要流汗，骡子、马一样要拉车，可结果却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更多的便利，那该多好啊！而此时，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只是早熟与粗俗，还有浑身的伤痕。孩子们面色苍白，头上生着脓疮，眼神也不好。在中国，穷人感觉不到痛苦，于是有人便妄下评论说，中国到处是欢乐的笑声，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忧虑。我们的黑奴当中也能听到欢乐的笑声，可谁又想做黑奴呢？谁愿意与中国人民交换一下，像他们一样

去承受人为制造的贫穷与苦难呢？

中国人贫穷困苦的境遇越来越严重了，我为此感到心情沉重。造成他们种种困境的原因，并不是气候、土地和他们的性情。因为，假如政府支持的话，肯定会有人去争先恐后修路的。到时候，他们会把路上那些障碍全都铲除，将每一条路都变得面目一新。欧洲人来到北京，也会惊喜于它的巨大变化。

阿尔马非总让我有种穿行在中世纪的感觉，因为那儿的街道黑乎乎的，满是窄窄的石阶，每层石阶都成了坏人藏身的好去处。身份不俗的女士们走在石阶上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担心弄脏自己雪白的裙子，或者是担心碰到坏人。同阿尔马非比起来，北京规模比较大，可所处的时代应该更加蛮荒。整个北京城上空都弥漫着紫禁城的神秘气氛，欧洲人是禁止踏进紫禁城的，而里面那位小皇帝也从没有出来过。

皇太后应该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因为她决定做的事情就会坚持做下去，直到完成。她真是有个个性的人！难道她不用自己手中的权柄，关注抚慰过百姓的疾苦，而只热衷于权力吗？高贵的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拥有过丈夫给她的爱，她自己也有过母性的仁厚，这位中国的皇太后呢？她曾经历过这些吗？年幼的皇帝一本正经地坐在前面，她在后头垂帘听政，下面是恭恭敬敬跪着的大臣们。此时的她，能否感受到中国千百年来对人性的束缚呢？她也对变革充满畏惧吗？或许因为她只是个女人，也和其他女人一样坚贞地固守旧的秩序。可是，她找出个荒唐的理由，说教堂的钟楼有窥视皇家花园之嫌，便下令让塔利亚布主教和他的神父搬走，从而占有了教堂，这说明什么？只能说她不仅仅是个女人，所追求的也不仅仅是权力。

她并不害怕新事物，更不顽固守旧。

阿玛德·大卫神父那里收藏了中国鸟和教堂的管风琴，她得知后，叮嘱对方一定要完好无缺地给她留着。有人说，她曾经想过在教堂里接见外国人，把那里当作大礼堂。如果她真的能接见外国人，那么作为历史遗迹的北京城肯定很快就会恢复昔日的风采，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媲美了！

把北京城弄成别的城市那样，有什么好处呢？我曾听白金汉宫的管家说过一段话，每每想起来，心里都会疼痛。他说：“波斯国王是个绅士，他每天都睡在床上，即使星期天也如此。”波斯王国的那些嫔妃们，总希望人们觉得她们已经被欧化，所以一般都会去看芭蕾舞表演。北京历史悠久，过去曾经那般辉煌。明代的劳动人民修筑了我们脚下这段石头路，从通州直达北京城。在这条路上，人、马、骡子都在奔命似的挣扎着挪动车子，走路的人只好躲到大路两边的野地里。我心里暗自叹息，这还不如没有路！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心里非常感慨、愤怒！想到酷热的夏日和严寒的冬天，这样的情形会不断发生，并且伴着尘土或者冰冷的雨雪，我的感慨与愤怒便强烈到无法形容了！

英国人的污水把河流和海洋污染了，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呢？人类的生活会随着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而改变，伦敦大雾给贸易和人们外出带来极大不便，可我们对此却习以为常。这在中国人看来，大概会认为改善是早晚的事，跟通州大路上的车辙一样。

每个民族都无视于自己的缺点，却能瞪大眼睛发现邻居的不足。